



聖子全書
三

八

服部文庫
117
349
3



117
349
3

墨子卷之三



歸安茅坤校閱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

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况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

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

下文政作正下並同

次也同

得次已而為政。有二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彘。潔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

潔下脫為
染

下字衍

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無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賤。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二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下。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

賤一作賊
下同

下當作子

墨子全書 卷之三
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詭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

色疑志又或意

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

義下疑脫政字

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
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者欺愚。此上不利於天。
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
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
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
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
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
於仁義。則大其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
以度之。

天志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
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
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
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
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
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
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一本然上
有貴且知
者四字

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之貴，大夫之貴，明知之。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知

校注曰：倘言作確言確然可知

訓一作馴 解懈同

崇

大疑天誤 出疑土誤

遵一作尊

天之下校注云當有意字

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

尊遵同
慎順同

寃此同

境校注至
交同音

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
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染盛以祭祀。天
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不興
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
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慈孝。故惟母明乎慎天
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
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
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

從上文之當作子

者一作有

人不校注作人之是

疾下脫過字校注補

已以同

不所之不
疑衍

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
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
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
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
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
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者所
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
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不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
曰病疾崇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

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飢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擻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

按上文遵下有道

所為校注作所謂非

一本下得作獨

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得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曆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

戕賊之賊

子求父衍

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撥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不仁不祥。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

祥下疑脫殺字

天之

一本無賊人之二字

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

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知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

知一作留
非

聚

夫

明也誓言校注直作誓

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毀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

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志。辟之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

墨

春其以三行
字屬下讀

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疑家者

前文正皆作政恐正是

次子忍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

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糶黍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祠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

福疑崇

內下似脫故愛楚之人越王食

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糶黍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

於越之四境之內十五字校注本有焉

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辜。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祥。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

暴也下脫知之二字

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亡社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

校注說文曰。亡有所失也。春秋傳。亡子。辱矣。

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

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歛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

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
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
以爲大哉。是以差論發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
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
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
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丈夫以爲僕。閭閻
靡婦人。以爲舂。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
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
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

有音又水
有書同

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
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
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
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
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
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
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
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
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

一本格上有担字非

宮尊字

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登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登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

黃或貴誤

黃字校注以意改作貴次同雅案改貴亦通

政上疑脫為字登疑楚

此為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登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登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大義此

一本無而字

詰据上当作語

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詰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明鬼下

退逮同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

上天下之之下校注補入
人字

以明之以疑不

神者固無有。日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旣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

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然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

用或田誤

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懔懔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二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竚神曰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

正方一作
左正

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

期一作明

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淦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緇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橐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

陸或珪

揖一作揖
全惟同

橐一作橐
橐同說

一本無時字

由猶同

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二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泔湔。羊而澆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橐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

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

董疑董

諸情通下

子曰上脫子墨二字

惟一作爲
非是

曰一作日

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爲以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

下爲以倒

上璜一作琮是

劾

為下恐脫有字

孟

之勝臍肥仔毛。以為犧牲。珪璧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劾。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

有又同

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聞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歿。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

止或上上觀見前
方或氏
住一你在校注本作佳
曰佳古惟字舊誤住
下允住同

于

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往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周商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

士恐土

僂

按上文事
作中

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廖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

下社疑祖 社原宗

視一作祝

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視社。方歲一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

現疑視

疑校注本作擬

奪下脫入

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疑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代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可下脫為

代一作伐

衆

乎疑手下同

主別輕手割誤

按下文勇
下脫力之
下脫入

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戍。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萬年

遂一仍逐

寡疑畫

校注本無以字

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俸。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

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汗。澀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

諸誠同下

如而同

特上二有排直二字
汗下同

臣一作巨
巨疑巨

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汗。澀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眾。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兄弟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糝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

雖或惟

上度一作上者

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度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楛潦水折壞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

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及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二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

延或恐延

逐共當作推

聲

肩一作肩又作肩明
校注云肩明通字

朴校注曰
朴疑卮正
字五篇云
目補目切

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擊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肩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紵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

下萬恐衍

從容一作容貌

鑄字說文
玉篇丑魚

嘗
掌一本作

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笙簧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

虧上疑脫樂

按文今為
昔稍通

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負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絳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檣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主。君子不强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强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

墨子全集卷之三
三十一
一城東書坊
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
力。置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
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
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
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
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
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
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置其思慮之智。
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

出作典

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
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夙興夜寐。紡績
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爲
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
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
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
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
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

黃疑黃誤

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乃
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覓磬以力。湛濁于酒。渝
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
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
請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
將不可不禁而止已。

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
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

式

請當作情在當作若

勁。作勁。或疑執誤。
駟當作沮。
必上或恐脫言字不立。立儀
下服法字。
明

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
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
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
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
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
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
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二表。何謂二表。

中篇作發

明鬼下篇有上觀字此篇上尚同用疑此尚亦上觀字相通

一本益下有蓋字或本蓋一字耳字相似故出益字

廢疑發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二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

讀作必此語

雖疑唯誤 盡一作益

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盡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母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心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誅也。說百姓之

評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
 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
 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
 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
 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
 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
 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
 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

富一作福

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
 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
 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
 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
 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
 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
 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
 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

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辯。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為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

昔當作若

苦恐若或又當作昔
忍中篇作總下篇作矯

淳中篇作志

次篇于作有而語多
不同太誓亦同
春且云龍也葉誤而校注
云龍用表表之音同

僂一作廖

伐當作式
禮一作禠
下無一作
排
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貧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禮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僂。無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

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染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墨子卷之三

忠下篇作中

